

〔日本〕

大薮春彦著

琥珀的日记

柳青译

琥 珀 的 日 记

大 薮 春 彦

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

琥珀的日记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

(邮政编码:130021)

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

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

180千字 787×1092毫米 1/32开 7印张

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 7-5387-1160-0/I.1147 定价:10.80元

内容简介

杉原爽香上大学了！她应聘担任一名国中生——十四岁志水多惠的家庭教师。多惠的父亲志水国明是一名大企业家，长年旅居美国，一年难得回来日本几次。这次回国，决定五月的连续假期全家到轻井泽的别墅住几天，除夫人惠美子、女儿多惠、女管家以及一名由美国带回来的女秘书之外，还邀请了爽香同行。

到达别墅的当晚，关系企业的职员水田和他的主管内田，为了向志水老板求情不要解散关系企业而先后前来。这名内田是志水夫人惠美子的前夫，也就是说志水老板抢走了部属的老婆！翌晨警察来查问，原来一名该关系企业的职员，也就是工会中的激进份子松永，竟被杀死在别墅附近的林子里

.....

目 录

1	报 告	(1)
2	家族关系	(9)
3	回 国	(18)
4	秘 书	(28)
5	连休前晚	(35)
6	风雨欲来前	(45)
7	邀 请	(53)
8	对 策	(62)
9	早晨的对话	(71)
10	某电话	(80)
11	愤 怒	(88)
12	林 中	(97)
13	矛盾的预感	(105)
14	尖锐的对话	(114)
15	寂寞的二人	(123)
16	发 言	(133)
17	失 踪	(141)
18	离家出走	(150)
19	秘 密	(158)
20	第二人之死	(167)
21	飞散的影印副本	(175)
22	复杂的晚餐	(183)
23	日 记	(192)
终	章	(208)

1 报告

电话铃声持续地响着。

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哟……。今天是礼拜天呀！你以为现在是几点啊？

杉原爽香一面将半掉落床下的棉被拉起，一面看看枕边的时钟。若是在要去学校的日子，只要闹钟一响就会起床，因为这是个铃声特别吵的闹钟。

今天当然没调闹钟。而且……八点二十分。

早上八点！——在礼拜天的这个时候打电话来的家伙真可恶！

话虽如此，但……。反正，不论是父亲或母亲，大概都不会去接电话吧！会去接电话的只有爽香。

“哎呀……”

电话简直就像是与爽香比耐力似地，一直响着。

不得已，爽香勉强起床。边打个哈欠、趿着拖鞋，走出房间。

睡衣的扣子，不知何故，大部分都没扣好。——可别误会啊，爽香的床上可没躺着男人哦！

“来了来了……”

一面发牢骚，一面接电话。“——喂喂。”若是打错电话的话，绝不会轻易地饶过的！

“是爽香吗？”

突然，如喇叭般的，相当有活力的声音从电话的那端传来，爽香吃了一惊。

“嗯……”

“我是河村啦！”

“啊。——抱歉。”

在这个时候接到刑警的电话，若是平常人，一定会紧张得一颗心怦地跳吧！但爽香可不同。她和河村刑警，已经认识相当久，一起经历了不少危险事件，是很好的朋友。

话虽如此，但河村当然不是爽香的情人。总之，河村三十一岁。爽香十九岁——不，正确地说，还要过两个礼拜才满十九岁。且不论年龄上的差异，河村已经有一位交往多年，名叫安西布子的女朋友了……。

“哎呀，真对不起。你还在睡吗？今天是礼拜天嘛！哈哈！”

“你很高兴哦！”

爽香苦笑了一下，“你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呢？”

“嗯！爽香，你七月二十八号那天有空吗？”

“啊？”

爽香愣了一下。“嗯，河村先生。你知道今天是何月何日吗？四月的——几号来着？啊，对了对了，是二十五号啦！你说的七月几号是——”

突然间，爽香醒了，立刻就明白了。

“河村，那么，难道是……”

“嗯！好不容易终于要订婚了！”

河村的语气，就好像是发现新大陆的探险家。

“恭喜！那么，七月——”

“在二十八日那天举行订婚典礼，这是昨天晚上，和她的父母亲商议后的决定。不管怎样，你一定要来哦！太好了！太好了呀！”

河村一定是边打电话，边高兴得快跳起来了。爽香不由得担心起来，问道：

“嗯，河村。那里——是外面的公共电话吗？”

——几分钟之后，才结束和半处于空中浮游状态中的河村的通话。

“是谁打来的呢？”

背后立即传来母亲的声音。

“您起床了啊？还可以再继续睡呀……”

爽香这么说，“是河村先生。说已经正式决定和安西老师订婚了。是报喜讯的电话。”

“啊，那真是太好了！”

母亲真江穿着睡衣，“已经等了好久一段时间了呀！”

“是啊！——可是，安西老师也二十六岁了，大概她也该安定下来了吧！”爽香横穿过因拉上窗帘而稍显昏暗的起居室，将窗帘拖开。

安西布子，是在爽香国中三年级时，担任导师的女老师。在那之后，也多少有来往。

河村刑警这几年一直向安西布子求婚，但安西布子都没允诺，所以一直持续胶着状态。

“妈，您还可以继续睡呀！时间还早嘛！”

回头看看母亲，爽香突然吓了一跳。

母亲真江的头发，看来已全白了。

爽香立即知道是因为照射进来的晨光，使得母亲的头发

看来斑白，因而松了一口气……。可是，自从去年父亲入院以来，为了照顾父亲，母亲斑白的头发显得醒目，人明显地苍老了许多，这也是事实。

“嗯……。你才应该再去睡呢！你不是总是喊着说困死了、困死了么？”

“可是我不认为电话只有一通啊！”

“噢？”

就在此时，电话又响了。

“您看吧！——是，我是杉原。今日子啊？有没有接到河村先生的电话？——果然没错啊！”

爽香笑着说。

爽香已经完全清醒了，而且不仅是这样，她还迫不及待地想将高兴的事情，尽可能与朋友共享呢！

“——对，对。——就是那种语气呢！——我还以为又出了什么事了呢！”

母亲真江，看到爽香聊得如此愉快，忍不住轻轻地打了个哈欠，想再钻进被窝里去，所以就慢慢地上楼去了……。

是连续假日了吗？……。

杉原爽香在约好的咖啡厅里，一面坐在靠窗的桌子往外眺望，一面沐浴在春日中，令爽香有点想睡。

今天早上，因为河村刑警那通“兴高采烈”的电话被迫起床，而导致睡眠不足亦是事实。但是，和今日子聊得非常起劲。

“今天，要不要见个面呢？”

“好啊！”

所以爽香就在这里了。

滨田今日子是历经国中、高中以来，爽香最好的朋友。和爽香不同的是成绩优秀，今日子是一次就考上别所大学（可说是明星学校）的医学系，所以和爽香念的大学不一样。

在开始上课的时间，是几乎不常见面的。

今日子也是在安西布子所教的班上，和爽香一样——与其这么说，倒不如说多少也是因为爽香——经常和许多事牵连一起，所以也清楚地知道河村的事。

若安西老师和河村刑警举行结婚典礼的话，那一定是不不能不去参加的吧！

稍微早到的爽香，一面喝咖啡一面看着外面走动的模糊人影。在年轻人的城市里，大学生好像不多。

像爽香，因个子娇小，即使被视为高中生，也不会令人感到讶异的。

连续假日的脚步近了。过了这周之后的五月九日就是爽香的生日。——可是，今年的连续假日，大概哪里都不能去玩了吧……。

“那是？”

好像曾在哪里见过的女孩。是个总给人一种俏皮少女的感觉的……。

对了。——一定是的。虽才只见过一次面，但大概没错……。

“爽香！”

传来愉悦般的声音。

“今日子。——好久不见……。有多久没见了呢？”

“应该有一个月了吧！”

今日子坐了下来，“你等了一会儿了吧！”

“因为比较早到。”

爽香说。

两人不由得陷入沉默之中。——真奇怪啊！在高中时，虽然每天见面，可是，一到这种地方来时，仍有许多话可讲，但……。

相反的，隔了一段时间再见面时，便有点见外，生疏。

“令尊情况如何？”

今日子这么问。

“嗯！总算新工作也变得有趣似的。总算还能愉快地照自己的方式做。”

爽香说。

爽香的父亲杉原成也，因脑溢血而病倒是去年夏天的事。导致语言的障碍以及左半身的麻痹，正在复健中。

幸好，从今年早春起，也渐渐能说些简单的日常会话，而且也能拄着拐杖走路了，这些是令人高兴的康复。

但是，要再回到原来的单位是相当困难的，结果，现在在原公司相关企业中，担任简单的经理业务工作，从四月初就赴任了。

薪水减少了，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本来爽香是要放弃上大学的，但后来发现，若靠打工来赚取学费的话，也许行得通，所以就决定上大学了。

“虽然如此，但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啊！”

“嗯！搞不好的话，我想不是一家离散，就是只好去当有钱人的小老婆了吧！”

听爽香这么说着，今日子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“你还是没变啊！爽香。”

你也是啊！还是让人担心嘛！爽香想对今日子这么说。

虽然聪明，但关于爱情，今日子是属于“难以自拔”那一类型的。正因为如此，爽香也觉得相当地为难。

可是，现在……。人总是会变的吧！爽香这么地认为。

滨田今日子——虽是陈腔滥调——是相当有精神的！现在一定是充满自信，走在适合自己的道路上，所以整个人看起来神采飞扬。

“令堂，大概累坏了吧！”

“是啊！老多了呢！但幸好没累倒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”

爽香说，“你有空时请到我家来。我妈妈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。”

“好啊！但我都没什么时间！”

今日子叫了杯红茶后说。

“大学念得如何？还在恋爱吗？”

“已经受够男人了。”

今日子笑了，“其实也不尽然啦，反正也没那种时间啊！功课逼得很紧。即使没有考试，也要忙到深夜一、两点。”

“啊，这可不适合我呀！”

“我可是乐在其中呢！但如此一来就不能算是多采多姿的女大学生了。”

今日子耸耸肩，“与其那样，倒不……”

“嗯。该如何祝贺安西老师和河村先生的结婚呢？”

“噢？啊，对啊！——这可不是爽香你拿手的吗！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……。要不要问问安西老师呢？”

“好啊！”

——爽香心里明白。

今日子欲言又止，想的并不是那件事！今日子其实是想这么问：

“现在和丹羽怎么样呢？”

丹羽明男是爽香的男朋友，一起考上了大学。但是——现在，爽香不想谈明男的事。

“爽香，你有没有参加什么社团呢？”

今日子问道。

“有人鼓吹我加入管弦乐团。”

爽香一直在管弦乐团中吹长笛。

“那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可是，若一接近演奏会时，好像就会很忙似的……。而且是弦乐器的话，即使少了一个也无妨，可是，若是长笛的话，则少个人就影响很大了吧！”

“是吗？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啦！”

“所以我就以我在打工，请给我时间考虑，回绝了。”

爽香将目光投向外面。

“——怎么了？”

“嗯。那个靠着路灯站立的孩子……”

“啊，是那个可爱的孩子吗？好像是个国中生嘛！”

“嗯……。大概是我家教的那个孩子吧！”

“啊！”

“虽然最近只去拜访过一次而已，但应该不会错。”

“爽香，你应该记得住人的相貌才对吧！可是，看来不像是个精明的孩子。”

“这个嘛……。”

爽香含糊地说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好像卷入奇怪的事件中似的。”

“得了吧！已经过了冒险的年龄了啊！”

爽香这么说。

可是——那的确是奇怪的一家啊！

那是连爽香进去都会觉畏缩的豪华建筑……。与其说是房子的外观，倒不如说是空气中，飘浮着令人畏缩般的“毒”。

特别是，那孩子对母亲的态度——。

2 家族关系

“妈，请你别多嘴！”

那少女说。

爽香本来正慢慢地喝着端来的红茶（是哥本哈根的高级红茶），但不知不觉地停下来，直觉感到母亲与女儿之间，有股奇怪的敌意……。

中学生似的女孩，讨厌母亲对家庭老师说东说西的这种心情——嗯，也算是正常的吧！

但是，今天的这种情形有些不同。

“是嘛！——是的。”

母亲稍稍胀红了脸，“那下次再和老师慢慢地聊吧！”

是在叫谁“老师”呢？爽香想了一下，才注意到也许是指自己吧！

我是“老师”呀！真有点不好意思呢！

“那么，下星期再聊吧！请多关照。”

母亲低着头说，爽香急忙地站起来。突然，爽香以为那女孩的母亲大概会叫自己回家吧！纵然爽香红茶尚未喝完。

“我有事必须出门一趟。”

那母亲说，“多惠，你好好地带老师去参观吧！”

“嗯！”

叫多惠的女孩，这次很听话的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麻烦你了。”

那母亲又再次的行礼，爽香也说：

“哪里，我才是呢！”

并深深地对多惠的母亲行礼。

——志水多惠。

这是爽香家教女学生的名字。

国中二年级，十四岁。从年龄来看，也许还很小，但总给人一种小大人的印象。

看似非常机灵的样子，老实说，爽香对于担任这个女孩的家庭教师有点不安。

爽香——自己这么说有些奇怪——并非很优秀的人。拿成绩来说，一直都徘徊在中等上下，从不曾像今日子那样，进入“好班”就读。

而像杀人事件之类的事，爽香则是很拿手的，但……。爽香喝完红茶后，看看宽广的起居室。

“真大啊！”

爽香直接地说出感觉，“这里住几个人呢？”

“大概三个人。”

志水多惠稍稍用一种讽刺的口气回答道。

不知是否因为母亲已出门的缘故，多惠的表情稍稍带点孩子气。

“大概啊……”

爽香想多惠之所以会这么说，其中必有缘故，但她不敢问。若问的话，反而会使多惠设防。再说，本人想说的话，就一定会说吧！

总之，这是个大而气派的房子。

因为墙壁很高，到底该从何处进去呢？爽香还要四处找一下。

说是找到厨房门，用那里的对讲机，然后再到大门口去。——总之，在这里是“老师”的身分。

感觉像是古老的房子，庭院满是高大的树木。到这里时已是傍晚了，所以庭院的树丛就如同黑夜般的漆黑。

然后，出来的是那女孩的母亲。——穿着全白的和服，难道平常就是这样的打扮吗？爽香这么想……。

对那女儿多惠的印象不坏，即使看起来有些好胜，而且有点叛逆，这些都和爽香自己有点相像。

但，爽香的中学时代，可以“非常开朗”来形容——其实是“好像白痴般”——所以相形之下，这名叫多惠的少女，总给人带点偷窥大人世界般的感觉。

而且，与爽香不同的是（这点有些令人难以苟同），志水多惠是个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美少女。事实上，就正因如此，总带些忧郁，而更增添其魅力。

“——那么，请。”

多惠站了起来，“到我房间去吧！”

“好啊！”

已经喝完红茶的爽香，可以毫无顾忌地站起来了。

走出了起居室，爽香稍稍吓了一跳而停下脚步。有一稍瘦且感觉很朴素的女人站在那里。年纪大概四十岁前后吧！

“是朋友吗？”

那女人用极低的声音问多惠。

“不……。是家庭老师啦！这么失礼的话。”

多惠生气了，正经地说。